

經世文續編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十目錄

治體一 原治

遠見篇

宗稷辰

崇簡篇

宗稷辰

論治篇一

俞樾

論治篇二

俞樾

說治上

俞樾

說治下

俞樾

復陳詩議

馮桂芬

導俗

王柏心

論課良吏

舒化民

崇儉尚勤札

賀長齡

禁言祥瑞疏

邊葆泉

應詔陳言疏

王凱泰

蘇省設局刊書疏

丁日昌

上沈中丞書

陳寶箴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十

上海葛士渚子源輯

治體一 原治

遠見篇

宗稷辰

天下有以目視者有以心視者目視者一離鑒焉耳僂其目以視一史皇焉耳僂其眸以視一虞帝焉耳而師曠闔然亡目之人所見不下於三子何則三子者用目視有窮師曠用心視無窮也故察九淵之深者或不能度萬里以外悟羣動之迹者或不能推百王之變暢四門之觀者或不能周十二州之遙也今人見赤雲布天咸曰旱將至見元蜺遷埵咸曰水將至此凡有見者率知之惟其近而易僂也夫瞻近知近者常人之明爾瞻遠知遠者亦常人之明爾雖所見洞一方準四望迴異乎常人吾不謂之見遠焉所貴乎有遠見者涓滴之初汎懼其久而成江河塵埃之小瀦懼其久而成山岳秒忽之隱虧懼其久而累坻京芽孽之新茁懼其久而滋叢莽蠕蠕之潛動懼其久而張爪牙是卽物而見者也嘖笑之偶失懼其久而致滔天幾微之忽疎懼其久而致擢髮瞬息之羞忒懼其久而患百年方寸之纖瑕懼其久而疾一世臭味之偏者懼其久而毒畢生是卽身而見者也故當昌熾隆盛之日歆羨盈衢歌頌滿庭羣爲竊窺

經世文續編

卷十 治體一

十一

側睨相銜於耳目之前而一二老成悄然深思若爲異日重繫其憂不以爲赫喧而以爲泰撫惟淺夫陋眈之所未見而斯人見之追其應響鑿影神於靈著使後之人追惟往哲之微詞至論歎惜當時不得捉熒聽之耳警私蔽之心使瞶瞶者復生其明卒致遷變以至此也而若一人一物之細故其盈虛消息知者自無不可知在宇宙內亦識小耳矣何足計其輕重哉板之雅曰爲猶不達又曰猶之不達古君子諄諄於達之一言深致意者不重可思與作達見

崇簡篇

宗稷辰

古之明政教於天下者以乾道運天下必以坤道靜天下易繫辭傳曰坤以簡能又曰簡則易從易從則有功蓋欲天下之久安長治非行簡不爲功矣昔唐虞治惟尙簡夏忠商賢皆因之至周而法制典章浸以繁焉然其洪綱巨目與百姓見者落落可數也春秋時強國謀兵刑弱國謀緣聚其上盛辭命其下著經編蓋駸駸乎勢日趨於煩矣洙泗之間聖若賢思救一時偏勝之敝而復古帝王致治之要道遂商簡之可否雖少偏於簡如子桑伯子亦覺其大有濟於濁世而不以爲非故及門狂簡並稱是孔子所以力矯夫習俗者也顧其間有務寬繹而在率略者卽孔子所謂太簡也有務凝斂而昭省約者卽孔子所許內敬外簡也戰國紀綱陵隴秦始一切爲制坊之違坤道之自然而以密網繩天下法極煩而天下之人

已露然其不解漢高帝作去亡秦之煩苛而關合二帝三王之簡易讀約法三章偶乎遠矣後儒多病漢以黃老無治本然黃帝文不瀟簡而純者也老氏儉不傷慈簡而澹者也其道尤不爲天下害漢君臣略用其疏節關目以又安一朝後之南面鄉明者舍簡豈有它道哉隋初繼六朝之失刻意綜覈有追證百年舊案之事時老吏尙以抱案爲苦劉炫所言省官事而後可以望從容唯憂不簡也唐高祖至長安與民約法十二條悉除隋世苛禁天下既定所修典律皆簡明有要初政故與先漢庶幾宋祖之詔首言臨下以簡明祖之訓曰立法貴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一事兩端吏得因緣爲姦由是而等百世之王同千聖之揆其治日必簡可知也後世政刑之煩多由條例之冗濫觴始於北宋而流失沿於累朝昆行一事夕增一例積數百年遂汗牛充棟而不勝計上下其手者甚衆其遮蔽之便而黠胥倚法以徇官官輒倚法以制朝廷吏治日趨於偷薄人心日淪於詐僞而顛倒是非屈抑良弱日不知其數千百端職爲厲階釀成亂釁不簡之爲病似甚微孰意其浸尋滋長乃至於此此我列聖所以有歸併例文銷除舊案之令防閑煩擾不啻再三而各部臣無肯設誠致行日聽其顛倒屈抑於猾吏之手而不知改是深望主上乾綱獨攬舉支離蒙雜之例文而一掃空之使廓然見刑清政簡之休也惠天下之亂道無急於此矣作崇簡

論治篇一

孫鼎臣

五穀者人所恃以生也食之過而病攻其病而已病愈則復食人之常也以爲病者數之爲而絕之可哉漢懲秦孤立大封子弟而有淮南濟北吳楚之亂宋懲藩鎮弱天下之兵金人渡河列郡瓦解故聖前事之失而矯之當分別其利害權其輕重而損益之損之過其中則必反受其禍今夫吏職之不舉財用之不足軍實之不精有國者之公患也吾以謂皆不足患惟士氣不振乃爲足憂士氣者國家之元氣也是氣也養之於數十年前而成之於數十年之後非若吏職財用軍實舉而修之可以旋至而立效者也故善爲國者常寬而畜之不敢傷謹而護之不敢犯吾觀於明其士氣可不謂盛哉明自成祖而後其君臣明賢海內無事獨宣德宏治兩朝暴君代興秕政蠱出強國大敵伺於邊權臣近倖恣於外嬖姦姦竊煽於內天下岌岌勢如綴旒譬之於人巨癰毒疽屢潰屢作然而不死者元氣存焉爾骨體正色之臣雖排斥誅鉏而不盡忠肝赤心之士雖放流戮辱而不衰廷杖之血未乾而昌言踵至獄戶之尸方出而讜謀復進用能折姦回之兇讎塞逆黨之亂萌雖有梟獍之姿鬼蜮之謀禁不得逞鐘鼎不動垂三百年及夫天祿既終大命已改然而陷胸斷胆覆宗湛族守節而不貳者徧於天下至於倡優庸句亦義不覲顏以求生其遺毒殘黎崎嶇於魑魅瘴癘之鄉飄蕩於颶風鱷魚之窟終不肯背主負國死而後已嗚

乎壯哉節義之盛近古所未有也宋蘇軾有言平居必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人觀於明亡顧不倍與推原其由則太祖有以誘導而養成之也太祖設御史司糾察給事中司封駁而庶司百執事下至士庶吏卒皆得言事四海無不可言之人百官無不有當言之責耳目之所寄者廣而在言責者衆人人得以自靖而懼被其責故東仆而西起前驅而後進廢績不絕於代天下之士聞風慕義感慨奮發爭自樹立士大夫建言得罪時以爲榮故雖折之以雷霆之威恤之以磔斧之刑而不爲止若太祖者知立國之本者矣論者徒見其末流之失朋黨交訐謂明以言致亂嗟乎明之亂非一日也嚮使土木北狩之時豹房晏駕之日西內靜攝之際泰昌天啟厭代之年老成魁碩之不存危言正論之不作奸人一搖足而天下去明社之屋久矣豈至甲申哉門戶紛爭言嘵政難由於忠邪之並進而不分白黑之兩存而不論此其主不明不斷之咎謂是以言致亂何不思之甚也嗟乎世道隆而風俗衰士不知名節之可貴久矣天下之氣靡然漸滅不鼓舞激勵之猶藉口明季之失以言爲忌可不痛哉彼亦思天下之氣則何以靡然漸滅哉當其初美言小數以牢籠天下而巧文曲法以干之顧天下之豪傑不可以盡縛急之則將起而與吾競也故常優容寬假以柔其氣調停委曲以平其心然後徐示之抑揚陰用其予奪要使天下知吾意之所嚮而止故士未嘗蒙顯戮絀重罪而已顙首紉氣而不得出聲不待雷霆之威

砥斧之加而天下已相率望風靡然返矣夫以雷霆之威砥斧之刑戮辱天下之士天下莫不傷心然而士乃愈奮而愈烈不足以沮天下之氣也夫惟取之以機權日賸月削於悅愾暗昧之中而無勉之可指然後天下之氣可以消亡而至於盡故惡天下之士而用機權以折之者賢於戮辱其實勝於戮辱而人不知也夫氣猶水也瀦而節宣之則浮泓瀟淪挹之而不蒸積土石障之則鬱怒薄射潰決而爲患患其潰決知障之無益而益害也易其術而殺之水患平而水亦旋竭矣是何異於防疾而絕穀哉穀者人所資以爲元氣者也士者國所資以爲元氣者也吾爲絕穀者危是以著其利害釋論者之惑焉

論治篇二

孫鼎臣

天下者州縣之積也宰相者治之所由成而州縣者治之所從出不可輕也治天下者養之教之而已朝廷有養之教之之政而不及於民是州縣之過也川陝楚之變民皆以州縣爲辭州縣者民所望爲父母也今疾之如仇讐而欲剗刃焉其所由來遠矣豈盡州縣之過哉選之不精任之不重待之不寬夫是以敝至此也州縣之途四曰進士曰舉貢曰捐納曰承倅舉貢進士困於記誦之學而溺於科舉之文一日臨人腐儒老生低首聽於幕友吏胥卽其聰明才傑之士猶必磨以歲月然後能稍習其事及其欲有所爲而更調之待至矣立賢無方捐納亦人才之路也然甫入資而遽出宰階級職矣且彼之入資果何心

哉求以償其欲也奈何乎其以民之脂膏而爲市乎由唐而來縣令多取丞倅然唐宋丞倅士人也今則捐納出其中吏員出其中其人已嘗毀靡恥而自屏於流外矣其拔而出之者皆巧於媚其上官而忍虐用其民者也千金之璧使儲句守之如之何其可乎吾故曰選之不精也州縣之上有府矣其上又有巡守道又其上有藩臬之兩司又其上有撫有督一吏也而監之者五大夫此一人者之性情語言動作其順逆皆足以爲利害其左右之人以至佐史之屬其好惡皆足以爲毀譽其居與行之供億皆取給焉雖公廩之長臨之固已不勝其病而況有所挾以逞其私哉利之當興也害之當去也此五大夫者一不可則其事不能舉此五大夫者條教之所及意旨之所向心知其非而不敢不從三年而政成課吏之法也爲地擇人之說興數徙而不妄其職首尾不貫上下不親往者行取之制州縣猶可望躋清要中材可以勉強於功名今士人一綰縣符終身擯外百餘年來公卿中以州縣起家者無幾人雖倅滿大計保舉未嘗無激勸之法而循資而升其至方面大僚蓋往往而難其者死於風塵者不可勝數也吾故曰任之不重也國家之本意以教養其民責州縣督之之深防之之密本意亡而文法勝錢穀簿書之間一毫之不如法輒干處分故有受事數日而詿吏議歷官數十年而未霑寸祿者歲滿考績雖龔黃召杜之倫不能及格功罪黜陟上下於奸胥之手執法要賂必變乃已且夫紕急則絕法急則玩操之已甚窮而思道

者人之情也。僅微不力之法，重不得，不使移刑名失入之法，重不得不姑息，緝捕廢弛之法，重不得不諱飾。刀筆出入，休咎從之。彼其心曰：諛諛焉救過之，不暇而暇教養其民哉。歲祿之外，加給養廉，銀多者至千餘兩，至優也。然前人侵欠，責償後人，一人遭賈波及，數任謂之攤賠。公事無名之費，例所不許。均之州縣，謂之公捐。皆於養廉除之，而養廉僅虛名矣。父母妻子之養，族姻賓客吉凶往來之禮，安所從出乎？吾故曰：待之不寬也。有此三者，故高人之行，出羣之才，常薄之而不樂就，而吏始回面易慮，甘爲苟賤，不廉第求便其私圖而職事之修廢，民生之休戚，不計矣。州縣積輕如此，天下果何由而治哉？復唐宋之制，丞尉以進士舉，貢爲之者，滿擢京朝官。復出爲州縣，則練於吏職，而習知民情，仿漢令長、太守、刺史之法。州縣屬於知府，知府屬於巡撫，置掾屬分理刑名錢穀之務。罷司道官，則事簡而易達，省苛細之文法，而厚其祿，則人自效而得盡其才。用明邱濬之言：九年通考課功，一考再考，平常者復任，殊績就加其秩。然後可以責成功。采唐元宗之詔：凡官不歷州縣，不擬臺省進取之望。達故有爲之志，興選之者，精任之者，重待之者。寬州縣得人而天下如網之在綱矣。

說治上

俞樾

治天下者，先審所求而已矣。獵者得獸，漁者得魚，其所得者皆其所求也。治天下者，豈異是歟？求王而王，

求霸而霸所求在是所得在是故所求不可不審也蓋籌論之古之治天下者求其無亂天下既已安矣
既已治矣以爲未也懼其猶可以危猶可以亂爲日夜求而去之有一之存則皇皇焉以爲大憂後之治
天下者求其無事異日之天下治歟亂歟安歟危歟吾不得而知焉飢饉之未臻盜賊之未作諸侯之未
叛夷狄之未侵及吾之世猶可以無事則已矣古之治天下者若農夫之治田有害吾田者則務去之而
後即安後之治天下者若其在逆旅之中苟不至乎覆壓斯已矣雖塵霧湫隘而亦安之嗚呼此非古今
治亂之故歟天下何時可以云無亂天下何時不可以云無事故治天下而惟無事之求其不至乎亂者
未之有也吾讀書至公劉太王之詩而歎其於流離遷徙之餘有子孫萬世之慮也公劉之詩曰既薄既
畏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幽居允荒太王之詩曰乃召
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板以載作廟翼翼又曰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
迺立冢土戎醜攸行且夫詩人之詞固但言其略而使人推之以知其詳也故其歌文王也不言其它而
靈臺靈沼之作則侈言之其歌宣王也不言其它而斯干者其考室之詩也無羊者其考牧之詩也車攻
吉日者皆其田獵之詩也豈詩人之意舍其大而冒其小者哉將使人以此而推之也公劉太王之事見
於詩者寡矣然即其詩觀之其規制之宏遠經理之微密如此則其施之於政事者可得而見也夫公劉

太王豈逆知其子孫之將王而爲之勸導百度以成一代之制歟要在乎不可亂也周由方百里起而有
 天下成康之世刑措而不用可謂極盛矣而昭王南征遂有膠舟之難是亦天下一大變也爲周嗣王者
 發師以逆昭王之喪而問其罪雖罪無所歸然所在之國六師移之豈不足以張王室而攝諸侯之心哉
 周之君臣竟量不問天下遂有以窺周之不足忌故雖以穆天子之疆而徐且南面稱王宣王發憤中興
 而王師之敗於夷狄者屢矣平王東遷周益不競然其始王命猶行於諸侯也繇葛一戰王夷師燬周竟
 不復以一矢加鄒於是天下愈不忌周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霸者興而周遂衰矣嗚呼夏商之亡也吾無
 怪焉桀紂之無道固有以取之也周之子孫則豈有如桀紂之無道者歟不過因循苟且以無事爲安日
 復一日天下之權因而去之而不自知也然則有天下而惟求其無事信不可也今夫漢之文帝宋之仁
 宗豈非三代下所謂賢君哉當文帝時諸侯彊盛賈誼固嘗以爲言而文帝不能用至景帝之世鼂錯謀
 削七國竟發大難而漢幾亡宋仁宗時吏治因循百事廢弛文彥博嘗以琴瑟不調必更張之爲言而仁
 宗不能用至神宗之世王安石爲相改易法度天下騷然卒以亡宋夫使文帝能用賈誼之謀則鼂錯之
 策不行仁宗能用文彥博之言則王安石之說不作是故二君之治天下亦惟求其無事而已夫以漢文
 帝宋仁宗之賢而惟無事之求此後世之天下所以多亂而少治也澶淵之役寇準欲使契丹稱臣若少

持之讓且定矣而仁宗厭兵不能盡用其謀遽許之和而還由是契丹益驕終爲子孫之患其後高宗南渡偏安於杭韓岳之流皆中興名將而高宗晏然無恢復之志及至孝宗雖欲有爲而舊臣宿將皆盡所恃惟一張浚苻離一敗不可復振俯首而就而議乃歎高宗時可以有爲而不爲是可惜也且夫人主上承祖宗之重下爲萬世之計而曰吾姑求其無事如何可哉易曰其亡其亡求無亂者歟書曰今日耽樂求無事者歟吾故曰治天下先審所求若治天下而惟無事之求其不至乎亂者未之有也

說治下

俞樾

天下之物同類者相濟也異類者相制也物之白者投之黑則黑矣物之黑者投之白而白矣若白雪之白與白玉之白白玉之白與白羽之白則安能以相變故天下之物未有同類而相制者也今夫醫之用藥必察其品之孰爲溫孰爲涼又察人之疾孰爲熱孰爲寒有熱疾者投之以涼有寒疾者投之以溫故隨其所用而無弗效焉若熱而益之熱寒而益之寒其不至於殺人者幾希是故良醫不反其性不足以治疾聖人不反其道不足以制人昔項羽既破秦兵於鉅鹿遂鼓行而西入關殺秦王子嬰燒秦宮室分建諸侯王而王漢高帝於漢中當是時羽挾百戰百勝之鋒諸侯相顧莫敢枝梧高帝雖有良平之善謀韓彭之善戰不能與之爭於是遠巡引去俯首而入漢中燒絕棧道示天下不復出然而數年之間天下

卒歸於漢蓋高帝之能勝項羽者以柔制剛也及漢之衰三國並立諸葛亮以王佐之才善用其民既定南轡之地整師而出北伐中原其勢不可當然以轉餉之艱利在速戰司馬宣王知之與之相持而不與之決戰受其巾幘之辱而亦安之人謂司馬懿畏蜀如虎而亮固已坐困矣蓋司馬宣王所以能勝諸葛亮者以鈍制利也夫剛與利天下至美之名也柔與鈍天下至不美之名也使漢高帝司馬宣王恥其名之不美而欲以己之剛勝人之剛以己之利勝人之利則終歸於敗而已故夫名無論美惡取足以相制而止柔與剛反則柔雖不美之名而制剛者必柔也鈍與利反則鈍雖不美之名而制利者必鈍也吾故曰凡異類者相制也方今天下所與吾爲難者誰歟其人無多也其地至遠也以大小之形言之我大而彼小也以主客之勢言之我主而彼客也徒以其人心計之巧技術之工遂足抗衡乎中國而與我爲難于是吾士大夫相與謀曰吾安得亦如其人心計之巧技術之工乎日夜思所以及之甚者奉其人以爲師嗟乎彼以巧勝我而我亦欲以巧勝彼則非吾向者之說矣況學人之巧以求勝人之巧歟秦青天下之善謳者也有從之學謳者三年自以爲盡其妙矣將辭而歸秦青曰子今將歸吾爲子謳于是抗聲而謳聲振梁概學謳者大驚終身不言歸甘蠅古之善射者也有從而學射者三年自以爲天下莫已若矣乃謀殺甘蠅肝弓而射之甘蠅張口而承之囓曰子從我三年未教子嚙鏃也學射者大驚播弓矢而謝

之是故學於人者未有能盡其人之技者也而望以勝其人乎羿之盡其技以授蓬蒙也不知其將殺已也今明告之曰吾將以爾爲羿而求其盡術以予我必不可得之數也是故學人以求勝人大惑之遺也然則勝之將奈何曰吾固言之矣兩剛不能以相制制剛者柔也兩利不能以相制制利者鈍也然則兩巧不能以相制制巧者拙也今使朝廷之上屏繁文刪除齟齬凡鋪張粉飾以爲耳目之觀者悉量不用罷不急之官廢無實之事賞必副其功罰必當其罪內與外不相遁上與下不相蒙然後封疆之吏誠於察吏安民而不文飾於章奏郡縣之官誠於興利除害而不諂諂於簿書將帥之臣誠於殺敵致果而不以冒濫爲功學校之師誠於教品勵行而不以速化爲教然後士信而民敦工樸而商慤然後田野闢而衣食足廉耻重而禮讓行若是者皆拙之效也彼挾其心計之巧技術之工以眩吾之耳目而吾不爲之動則彼固索然而返矣卽或決命於疆場彼之利器足以傷我者不過數百人耳數十人耳吾嘗謂儒必號令嚴明千百爲輩如牆而進彼奈我何故曰惟拙可以制巧以大拙制大巧必勝之術也吾願世之士大夫但求其可以相制而無恥乎名之不美以莅中國而撫四夷其諸猶運之掌歟

復陳詩議

馮桂芬

如後世之冒詩止以爲吟咏性情之用聖人何以與易書禮樂春秋並列爲經謂可被管絃薦寢廟而變

風變雅又何爲者辭體味羣經而始知詩者民風升降之龜鑑政治張弛之本原也左傳師曠引夏書曰邇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禮曰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鄭康成曰陳諸國之詩將以知其缺失聖人蓋懼上下之情之不通而以詩通之荀攸傳記黃帝立明臺之議堯有衢室之問舜有告誓之旌禹立諫鼓而備訊喚春秋時晉文聽輿人之誦子產不毀鄉校漢書食貨志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窺戶牖而知天下風俗通曰周秦帝以歲八月遣輪軒之使采異方言還奏之藏於私室管子大匡篇凡庶人欲通鄉吏不通七日囚公羊宣十五年傳注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譏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聞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無非求所以通上下之情而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微而顯婉而諷莫善於詩後世以爲迂闊而廢之宜乎上下之情之積不能通也上與下不宜狎狎則主權不尊太阿倒持而亂生上與下不宜隔隔則民隱不聞蒙氣乘辟而亂又生三代以下召亂之源不外兩端下所甚苦之政而上例行之甚著雷厲風行以督之下所甚惡之人而上例用之甚著推心置腹以任之於是乎鸞鷟可以不分鹿馬可以妄指拂羹可以爲清宴噉鳴可以爲嵩呼五尺童子皆以爲不然而上猶以爲然不特此也今世都院